



卡夫卡文集

Kafka Wenji

城堡

弗朗茨·卡夫卡 著
马庆发等 译 林骧华 校



徽文艺出版社



卡夫卡文集

Kafka Wenji

城堡

弗朗茨·卡夫卡 著

马庆发等 译 林骧华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城堡

[奥]卡夫卡 著 马庆发等 译

责任编辑:吴 迅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杏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375

插 页:2

字 数:260,000

版 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55-9/I·1447

定 价:11.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最杰出的现代派小说家。在他那平淡而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对生命孤独、世界荒诞以及对周围现实的顽强而徒劳的反抗等生命体验,这些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充分的反映。卡夫卡是文学界的存在主义者,对于存在的痛苦,卡夫卡是先知先觉者,他不仅指出了存在及其痛苦的现象与根源,而且也让读者明白,那种对存在的痛苦麻木得不知不觉,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剧。因此,卡夫卡的那些深刻、悲观的创作,又反过来激励和启发人们去追求自由和力量,并且永远不抛弃希望。卡夫卡的创作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以独特的风格,造成了一种充满幻觉的艺术氛围。他娴熟地将细节的真实和情节整体的荒诞交织在一起,用似非而是的场面,高度真实地表现了异化条件下人的扭曲和变形的生活。

长篇小说《城堡》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描述土地测量员 K 去城堡工作的经历、感受及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人物、事件,揭示了社会的虚伪和邪恶,人的苦恼和压抑,表达了作者对“城堡”所代表的专横的权力、暴政的反感与仇恨,国家机器与官僚政治构成了真正令人难以理喻的外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堡”符号隐喻了人类无限痛苦的根源。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隐喻手法,其迷宫般的结构和自白式的长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句子,将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经验、梦幻般的内心世界和现实主义描述交织起来,具有独特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目 录

译者说明	3
第一章	5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1
第四章	51
第五章	65
第六章	84
第七章	99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19
第十章	130
第十一章	137
第十二章	143
第十三章	150
第十四章	178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49
第十七章	256
第十八章	261
第十九章	287
第二十章	301

城堡

(全译本)

弗朗茨·卡夫卡	著
马庆发	计美娟
李小宛	译
林骧华	校



译者说明

卡夫卡的《城堡》有两个通行的文本，第一个是德文初版，到第十八章中间结束。其后的部分是由编辑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发现并整理、补充出版，此为第二个文本，即全本。

这次重译，我们依据的是全本，因此以“全译本”的名称呈献给读者。

本书各译者承担的部分依次如下：

马庆发（第1—14章）。

计美娟（第14章至第18章中间）。

李小宛（第18章中间至第20章）。

第一章

午夜时分，K 来到一个村庄。厚厚的白雪覆盖着这个村庄。朦胧的雾色和幽暗的夜色互相交织，笼罩着城堡所处的山坡；从山上向下望去，丝毫看不见可显示城堡存在的一缕亮光。K 站在一座通往村庄大路的木桥上，仰望着空中一片虚无缥缈的幻景。

K 继续往前赶路，设法找到一个过夜投宿的地方。幸好有家小旅店还未关灯。面对这位来得这么晚的不速之客，店主感到有些恼火，他已经没有房间可出租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这位客人，让 K 睡到店堂的一个草包垛上。K 接受了店主的安排。那儿有几个农民正在喝啤酒，他不愿意同任何人搭讪，于是独自从阁楼上取下一个草包，便在火炉旁和衣躺下。这儿很暖和，加上那几个农民也安静下来了，他抬起倦意浓浓的双眼，朝他们那儿瞅了一下，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不一会儿功夫，有人把他叫醒了。只见身旁站着店主和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一身城里人的装束打扮，长着一张像演员一般的脸，狭长的细眼，浓浓的眉毛。客厅里还有那几个农民，其中一些人为了能够看得清楚和听得仔细一点，特地把椅子转了过来。年轻人因为叫醒了 K，非常礼貌地表示歉意，同时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城堡主的儿子，接着说：“这个村庄归属城堡，凡是谁住在这里或是在这儿过夜，那就意味着他住在城堡

或在城堡里过夜。没有伯爵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在此住下。可是您没有获得这种许可，或者至少事先您没有出示过这种许可证明。”

这时，K 支撑起半个身子，理理头发，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两个人，然后说：“我怎么会误闯进这个村子？这儿难道有一个城堡吗？”

“一点儿不错，”年轻人慢条斯理地回答说。此时，满店堂的人都对 K 的一番问话直摇头，“这儿的确是威斯特威斯伯爵大人的城堡。”

“难道非要有许可证明，才可以在这儿过夜吗？”K 问道，似乎他想弄个明白，刚才所听到的话会不会是一种梦幻。

“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许可证明，”那个年轻人挥动着长臂向店主和在场的旅客说，他这一举一动似乎在嘲讽 K，意味着这样一种答复：“难道可以有例外，没有许可证明也可住在这里吗？”

“那么，我就去搞一张许可证明。”K 边说，边打着哈欠，顺手推开身上盖的东西，仿佛想站起来的样子。

“那你向谁去弄呢？”年轻人问道。

“当然向伯爵大人去申请啦，”K 说，“只有这样，别无其他办法。”

“可现在已是深更半夜，竟想从伯爵大人那儿搞一张许可证明！”年轻人大声叫了起来，并向后退了几步。

“难道这不行吗？”K 沉着地板着脸问道，“既然不行，您为何现在要把我叫醒呢？”

这一下，年轻人气得直发火，大声地叫嚷起来，“您少耍无赖！我要求您尊重伯爵！我之所以把您叫醒，是为了告诉您，您必须马上离开伯爵的领地。”

“这种花招足够了，”K 特别冷静地说，随后重新躺下又盖
上一些东西。“年轻人，您未免太过份啦，明天我再来谈谈您的
举止行为。如果有必要，店主和诸位在场的先生都是证人。我
可以告诉您，伯爵大人要等的土地测量员，那人就是我。我的
助手明天就会带着仪器等乘车来到这儿。因为我不想错过在雪
地里行走的乐趣，才独自一人步行的，可是我迷了一段路，所
以才很晚到达此地。在您教训开导我之前，我早已知道，现在
到城堡去报到实在太晚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在这儿过夜了，而
您却态度蛮横，毫无礼貌地来打扰我休息。这就是我所要说明
的一切，先生们，晚安！”说罢，K 又转身朝火炉旁躺下。“土
地测量员？”他听到背后有人在犹豫不决地问道，接着是一阵沉
默。但是，那个年轻人很快又恢复了自信，压低声音对店主说
话，仿佛考虑到 K 已入睡，尽管如此，他的话还是让人听到了。
他说：“我得打个电话去问一下。”这么说来，这个村庄小旅店
里还有电话？这儿的设施够一流的了。眼前这种事实确实使 K
大为惊奇，不过这些他早已料到。电话机就在他头顶上搁着，可
是他睡意正浓，因为疲倦而没有注意到。假如这个年轻人非要
打电话，尽管他特别注意不去惊醒 K 睡眠，但也还是免不了要
吵醒 K 的。现在的问题是，K 是否让他打电话，他已决定让年
轻人打电话了。既然这样，装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他
翻过身来仰面躺着。他看见那几个农民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
语，来了一位土地测量员可不是一件小事。厨房的门打开了，老
板娘肥胖的身子把门堵得严严实实的，店老板蹑手蹑脚朝她走
过来，并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电话谈话开始了。城
堡主已经睡觉了，可是其中一位副城堡主弗里茨先生还在那儿。
年轻人先自报姓名，名叫施瓦茨，然后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
名叫 K 的男人，30 岁左右，一副衣衫褴褛的寒酸相，用一个小

旅行背包作枕头，安安静静地躺在一个草编的包上，身边还带着一根多节的手杖。为此，这个人当然令人怀疑，可是店主失职，那么施瓦茨理所当然义不容辞，要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把他叫醒，盘问他，并且向他提出离开伯爵领地的警告，可是K对此很不耐烦，好像他要表明，他之所以这样是有理由似的，因为他自称是伯爵先生雇来的土地测量员。当然，这种说法至少要形式上作一番核查，所以施瓦茨请求弗里茨先生问一下中心办公室，是否真的在等候土地测量员到来，并请马上回个电话给予答复。

这时，店里一片安静，弗里茨在那边查询，年轻人在这儿等待回音。K仍留在那儿，也没有转一下身子，显得毫不在乎，只是陷入沉思地望着。施瓦茨那一番报告，夹杂着敌意和小心翼翼的语气，顿时使K想到了一种外交手段，想不到在这城堡里，像施瓦茨这种小人物也那么精于此道，而且还那么忠于职守，中心办公室还有人值夜班。显然，那边回复来了，因为弗里茨已经打来电话。看来答复非常简短，因为施瓦茨很快搁下话筒，恼怒地大声吼道：“我早就说过，哪有什么土地测量员要来的说法，显然是一个十足的骗人的流浪汉，或许比这种人还要可恶。”顿时，K想到所有的人，如施瓦茨、那些农民、店主和老板娘等人会向他一拥而上，联合起来对付他。为了至少能躲开突如其来的进攻，他紧紧地缩进被里。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而且对K来讲，仿佛特别刺耳。他慢慢地伸出脑袋。尽管这电话或许与K无关，但所有在场的人还是静了下来，施瓦茨又拿起话筒。他听着对方长长一段说明，然后轻声地说：“是一场误会吗？我非常遗憾地听到这个消息。办公室主任本人在电话里也是这样说的吗？太离奇了，太离奇了！那我该怎么向这位土地测量员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呢？”

K聚精会神地听着。看来，城堡已经确认他就是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对他来讲并不利，因为这表明，城堡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有关他的事情，也已经估量出彼此间的力量对比，那么现在只好面带微笑地去接受这场战斗；另一方面对他来讲是有利的，因为业已证明，按他看来，人们低估了他的力量，他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可干他计划所想干的一切事情。倘如他们认为，通过盛气凌人的方式来承认他就是土地测量员，以此能把他唬住，那他们将会大所失望；这一切对他而言，只不过是稍微有点虚惊。

施瓦茨胆怯地向他套近乎，K还是回绝了；店主请他进房间里去睡，他也谢绝了，仅仅接受了店主一杯酒，从老板娘那儿接受了一只脸盆、肥皂和毛巾。他甚至还没提出让他们离开厅堂的要求，就一下子人去楼空，因为他们转身一拥而出，生怕明天被他认出来。灯灭了，他也入睡了，而且睡得很香，一直睡到次日早晨，连老鼠在他身边穿过一两次也没把他吵醒。

早餐之后，店主告诉K，他的所有食宿等费用都由城堡负责支付。他想马上到村子里走走，但店主正为昨晚的态度甚感内疚，此时默默怀着哀求神色，直围着K打转，希望能同他搭讪几句。K有点怜悯他，于是请他一起坐了一会儿。

“我还没见过这位伯爵大人，”K说，“他准会给干得好的人付高报酬的，是吗？如果有人像我，告别妻儿老小，独自一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会想多带些钱回家的。”

“在这方面，先生不必担心，在这儿还没听到有人抱怨少付工钱之类的事。”——“哦，”K说，“我可并不是那种胆小的人，而且我会当面对伯爵说出我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能与这位大人和睦相处，轻轻松松地解决问题，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店主坐在K对面窗台边上，也不敢找舒适一点的地方坐下

来，他用那大大的、棕色的、胆怯的眼睛直望着 K。开始他想靠近 K，想聊上几句。可是现在，似乎他更想马上离开他。他是害怕 K 向他打听有关伯爵的情况呢？或是害怕他这位“大人”有什么不可信赖的地方，而引起 K 的看法呢？K 只得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故意看看手表，接着说：“现在，我的助手们马上要来了，你能够安排他们在这儿住宿吗？”

“当然可以，先生，”他说，“难道他们不和您一起住到城堡里去吗？”

难道店主会轻而易举地放弃这些客人吗？特别是 K 这样的客人，也让他住进城堡吗？

“现在还没定下来，”K 说，“首先我要知道，人们要我干什么活。例如，要我在这下面村子里干活，那么选择住在这里就太合适了。当然，我也怕住在城堡里，因为我一直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

“你不了解城堡，”店主悄悄地说。

“是的，”K 说，“不要过早地作出判断。我暂时只知道，城堡的人懂得如何寻找货真价实的土地测量员。或许那儿还有其他的优惠。”说着，他站起来想摆脱这位心神不定、紧咬嘴唇的店主。要想获得这种人的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K 正要想走，忽然看见墙上一只暗淡的像框里有幅不很清晰的肖像。从他昨晚睡的地方望去，他曾注意过，可是离得远，根本分不清是什么，还以为是拿掉像片的镜框，只看到一块黑乎乎的底板。可现在看清楚了，这是一幅画，一幅五十岁左右男人的半身像。只见他头一直低到胸前，甚至连他的眼睛也看不清楚，仿佛那高高的大额和向下弯曲得厉害的鼻子使他头直往下沉。正因为头的姿势，满脸的胡子压在下巴下面，而且还向外乱散着。只见他左手伸进浓密的头发里，仿佛无法把脑袋

支撑起来似的。“他是谁？”K问道，“是伯爵吗？”K站在肖像前，并没有回头环顾一下店主。“不是的，”店主说，“他是城堡主人。”——“这可是一位英俊的城堡主，”K说。“可惜，他生了一个没有教养的儿子。”——“不，”店主边说，边把K拉近点，对着K的耳朵低声说：“昨天晚上，施瓦茨是在吹牛，他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副城堡主，而且是排在最后的一个。”此时此刻，K觉得店主好像一个小孩似的。“这个骗子！”K笑着说。可是店主没有笑，而是接着说：“即使如此，他的父亲也是有权势的人。”——“走开！”K说，“你以为谁都是有权有势的，我也有吗？”——“你，”他胆怯而又一本正经地说，“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权势。”——“你观察得十分对，”K说，“说实话，我的确不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所以我尊敬有权势的人并不亚于你，不过没有像你那样诚实，有时常常不愿承认这一点。”说完，K朝店主的脸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以便使他高兴起来，放松一下情绪。果真，这一举动使店主脸上露出了微笑。其实店主长得很年轻，一副稚嫩的、几乎还未长胡子的小脸蛋。真搞不懂，他怎么会娶上一个身材比他魁梧，年龄比他大的人做老婆的？人们只要从一扇窗口往里望去，总能瞅到她光着膀子在厨房里来回晃动。K现在也不想再勉为其难，去赢得店主对他的信任，不至于把刚刚露出的微笑吓跑。于是，他只朝店主作个手势，让他把门打开。然后他走出户外，跨进一个天气晴朗的冬天早晨。

现在，他清楚看见上面那个城堡，在明朗的上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披上薄薄的一层积雪，更加轮廓分明。另外，山坡上的积雪似乎比山下村子里少得多，比起昨晚走的乡村大道，这儿行走很费劲。这里的积雪一直延伸到小屋的窗口，再往上就快要低矮的屋顶盖上了，可是在山上可以一览众山小，可在上面如同小鸟一般自由飞翔，至少从这里望去是这幅景观。

大体说来，这城堡从外观来看，正如 K 所预料的那样。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颖的豪华建筑，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物，由一些两层楼的，但更多的则是拥挤不堪、低矮的小屋组成；倘如人们事先不知道这儿是一座小城堡，还以为是一个小城镇呢。K 只看见一座钟楼，它究竟是一座住宅，或是一个教堂，K 无法了解。此时，一群乌鸦正围绕着钟楼盘旋。

K 一边直盯着城堡，一边继续往前赶路，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想。可是当他走近这座城堡时，令他大失所望：原来它确实是一个破烂简陋的小城镇，由一堆村舍拼凑而成；其中值得夸耀的地方，或许就是那些石头建筑的房舍，可是墙上的泥灰早已剥落殆尽，似乎石垒的墙也面临着剥落风化。霎时间，K 想起了他家乡的小城镇；它决不亚于这座自称的城堡。要是 K 只想来参观一下此地，而且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那他就太不理智了，倒不如回老家看看，因为他很久没有回故乡了。与此同时，他在脑海里把故乡的教堂尖塔同这上面的钟楼作了一番比较；家乡的那座教堂尖塔高耸入云，挺拔屹立，顶端覆盖着红瓦，真是人间一座绝妙的建筑杰作——难道还能造出其他建筑，能与之相媲美吗？——而且与这里一堆低矮的宅群相比更具有较高的目标，与这里混沌、忧郁的日常生活相比更具有明确的生活意义。而这上面的钟楼——唯一可见的——显然是一幢住宅式样的塔楼，或者是一座主城堡的钟楼，一种单调的圆型建筑，一部分披挂上常青藤，只见一扇扇小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类似一种疯疯癫癫似的闪光，令人毛骨悚然——顶端的墙上，砖瓦参差不齐，很不安全，排列杂乱无章，风化剥落，仿佛是出自一个小孩的哆哆嗦嗦或者漫不经心之手而涂画出来似的。在蔚蓝的天空中呈现出锯齿形状的建筑，